

湖北当阳九里岗遗址2024年勘探发掘新收获

地理位置与遗址概况

九里岗遗址地处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行政区划隶属于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庙前镇井岗村、烟集村、旭光村，由目前已发现的26处遗址（地点）组成，分布范围16平方千米，地层堆积基本延续，年代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历经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历史时期，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纵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各个时段，且具有相当规模的遗址。

工作回顾

除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外，杨木岗、九里岗、夹口山于1980年、1996年、2021年相继开展专门的调查及小规模试掘。2022年九里岗旧石器遗址发掘面积达500平方米。2023年启动主动性考古发掘，对遗址及周边26平方千米的山前地带开展系统性调查、勘探，并对夹口山、平面山开展重点发掘。

考古收获

2024年考古工作重点集中于夹口山和平面山两处遗址。发掘方面，在夹口山小石器加工场再次揭露出一片以小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堆积；在平面山较为完整地揭露了两座大溪文化时期的房屋。勘探方面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夹口山—平面山两处遗址进一步确认了一套以拦水坝、蓄水池、引水渠等为组合要素的早期水利系统。

水利设施总体呈现出在夹口山遗址西南部蓄水，向东引至平面山遗址的整体趋势。其中，拦水坝位于夹口山南部、平面山西南，由一道长约150、宽20多、残高0.4—2.7米的人工堆土构成。夹口山西南角的水坝内侧即为库容区，目前探明面积1200平方米。西侧因公墓区域地面硬化，大部分区域无法勘探，仅在北侧勘探出一条宽6—7米、深4—6米的大沟。据1973锁眼卫星影像显示，公墓区域西侧、大沟南侧原为一堰塘，村民告知该堰塘至迟在抗战时期就已存在，于21世纪初填平。而在平面山的西侧分布有多条宽5—10米、距离地表深1.5—4米的沟渠，其性质应属于整个水利系统的引水渠。

为了解水利设施的年代与结构，选择在夹口山南部布设探沟三条（编号TG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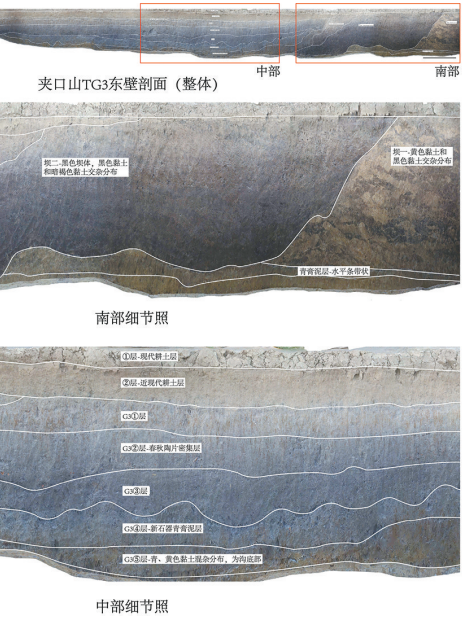
共计发掘105平方米。TG3显示蓄水池的南部坝体分两期堆筑，坝底底宽超过20米、残高2.7米。第一、二期坝体分别由黄土—灰土—黑土、褐土—灰黑土呈近水平条带状，粉砂质黏土与黏土交替叠堆筑而成，属于人为有意识的选择行为。TG5显示引水渠沟底有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陶片，人工堆积内包含有大溪文化二期陶片。结合2023年对平面山西部沟渠的解剖显示沟底遗存为大溪文化二期遗物，可知这一水利系统的年代上下限为大溪文化二期和屈家岭文化晚期，存在多次增修的可能。

价值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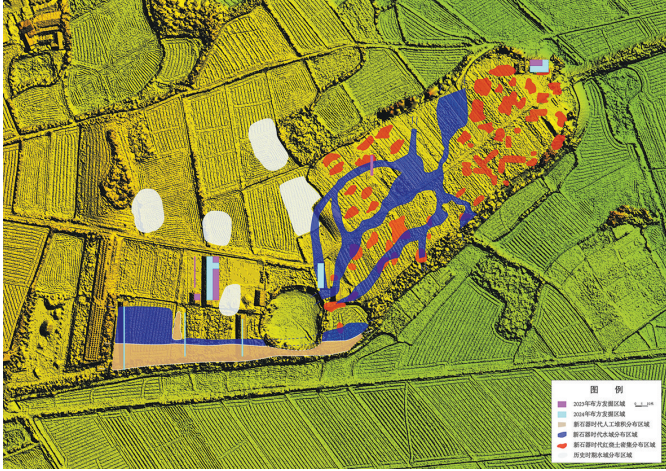
丰富了史前水利设施的新内涵。夹口山—平面山水利设施整体属于高台蓄水，在新石器时代属于首例，是早期水利设施的新类型。先民在夹口山、平面山台地边缘选择以具有干湿交替变化的湿地环境作为起筑地面，选择不同黏性的土料，以近水平层状交叠垒筑两期拦水设施，既利用了自然地势，又通过科学选料营建结构稳定的土体，展示了先民为适应生存、谋求发展的智慧。

完善了遗址堆积形成的全历程。通过勘探试掘，我们对夹口山与平面山微地形的自然形成与人为改造的过程更加明朗。夹口山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是一处小石器加工场，新石器时代是蓄水区，春秋时期则利用早期蓄水区内的静水沉积作为基础，将台地上地势较低位置改造为水稻田，汉代以后台地顶部则变为墓地。

扩展了遗址功能区划的总框架。新石器



水利系统试掘TG3东壁剖面图



2024年发掘位置与勘探效果图

时代水利设施的确认将夹口山—平面山揭示的诸如沟渠、人工堆积等零散分布的迹象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为从更大范围了解遗址的功能分区提供线索。这一发现解释了夹口山无同时期居址与墓地的原因，也预示着平面山同样存在功能分区，确切说来在新石器时代，平面山东侧应为重要居址区，西侧应为与水利设施密切相关的制陶作坊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宜昌博物馆 当阳博物馆 执笔：向其芳 李杭 钟倩）

浙江丽水庆元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庆元小熊山遗址考古发掘收获



小熊山完工照

庆元小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松源街道庆元大道以南的山岗，北距松源溪约400米。因庆元五都香菇小镇工业区块（熊山区块）开挖项目涉及小熊山山岗，该山岗未发现文化层，但地表可见陶片，为了解是否有先秦时期墓葬等遗迹，2023年9月至11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庆元县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人员指导下清除表土，并剖面和寻找遗迹，清表面积1.12万平方米，初步发现各时期遗迹12处，遂向国家文物局报批执照进行了正式发掘。

遗址所在山岗北部因修建庆元大道在2016年已被挖平，因此遗址发掘区现状地势呈北高南低的坡状。经过九个月左右的发掘工作，共清理好川文化时期墓葬30座（M1—M30）、灰坑90座（H1—H90）、堆积14处（D1—D14）、柱坑358个，共计出土小件900件，现简要介绍如下。

墓葬

本次发掘共清理好川文化墓葬30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葬共出随葬品558件，典型器物组合为豆、鼎、罐，豆为大宗，部分墓葬出土玉钺、玉锥形器、玉料和石钺等玉石器等。依据规格、随葬品、分布位置，30座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大墓墓坑宽大，主要分布于岗顶中央，如M7和M13；中小型墓葬面积较小，长宽比小，出土器物较少，多分散于山坡各处，如M1和M15。

M13为大型墓，位于发掘区北部，葬具清晰，棺槨结构明确，面积约17.5平方米，共出



堆积2剖面照

随葬品38件，其中陶器35件，石器3件；M1为中型墓，位于发掘区中部，面积约8.7平方米，有二层台结构，出土随葬品32件，其中陶器28件、玉器3件、石器1件，玉器包括玉管2件、玉锥形器1件；M15为小型墓，位于发掘区东南部，面积约5.5平方米，出土随葬品14件，均为陶器。

堆积

共清理好川文化时期堆积14处，堆积均分布于山岗中部坡地，平面形状不规则，应该是山岗文化层的遗留部分。如堆积2位于遗址东部山坡，平面为不规则形，西深东浅，弧壁，底不平，堆积最长约17、最宽约11.5、最厚约0.6米，填土为灰褐色土，土质较硬，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鼎、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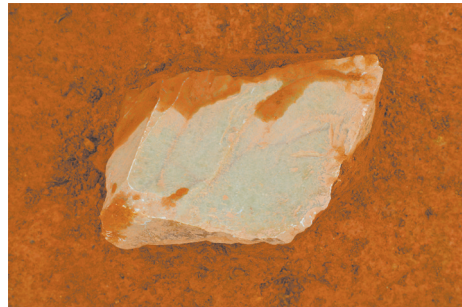
灰坑

共清理灰坑90座，分布于发掘区各处，大小不一，中部偏南分布较为集中，近堆积，出土物少，大多只出土零星细碎的陶片，仅H29出土两件较完整的陶器。

如H6平面近圆形，弧壁，圈底，长2.9、宽2.2、最厚约0.3米，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出土陶片主要为夹砂灰陶，多为素面，可辨纹饰有绳纹，可辨器形有罐。

柱洞

经过对发掘区的反复剖面工作，共确认柱洞358处，主要分布于中心墓葬外围山腰，



M7出土玉料

柱洞平面大多为圆形，直径在0.15—0.6米之间，直径较大者近岗顶主要墓葬分布区，这些柱洞大致可组成十余座房址。

初步认识

根据出土遗物可知，小熊山遗址是一处单纯的好川文化遗址，年代主要集中在好川晚期。小熊山遗址是目前已知分布最南的一处好川文化遗址，其发现和发掘丰富了好川文化的认识。小熊山好川时期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分化，显然是好川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从目前的发掘可知，遗址内涵丰富，显示出墓地在山顶、居住区在山腰的聚落格局，为我们寻找好川文化的居住区提供了重要线索。小熊山遗址地处闽江上游，位于闽浙两地交汇的核心心地，与闽北地区史前文化有更深入更复杂的互动关系。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庆元县文物保护单位 执笔：琚香宁 陈化诚 陈明辉）



M13完工照

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郭晓蓉 美编/奚威威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wwbkaogu@163.com

2025年3月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吕梁市文物考古调查勘探队、汾阳市文物局的配合下，对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栗家庄镇郝家庄村北的一座古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该墓是一座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夫妇合葬，门楼匾额自述墓主“乔受”，下葬于金代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墓室满饰砖雕壁画，色彩艳丽，宛如新作。砖雕壁画内容以墓主夫妇像、家人像、启门图、孝子图、门吏、仿木结构门窗等为主。

墓葬形制

该墓为单室砖墓，由墓道、门楼、封门、甬道、墓门、墓圹、墓室组成，大体坐东朝西（图一）。

墓道 位于墓室西部，阶梯状，设12级台阶。

门楼 砖砌仿木结构。门洞单券。门洞上方正中嵌匾额，阴刻“郝家庄乔受墓”，朱砂书“大定廿二年……”门洞额面施彩绘，画面斑驳漫漶，可辨有手舞钹人物形象，应为舞乐送葬队伍（图二）。

封门 分内外两层。外层两块砂石板封堵，内层条砖垒砌封堵。

甬道 砖砌拱形。甬道两侧彩绘门吏。北侧门吏：头戴软帽，着窄袖内衬，外披铠甲，腰束带，右手倒持剑柄。南侧门吏：服饰同北侧，右手握剑横于身前，左手前伸。

墓门 位于甬道东部。设门柱、门楣、门墩石、门扇、门额。门扇以朱红为底，饰三排菱形乳钉，每排6枚。门额彩绘钟馗捉鬼图。

墓圹 未完整发掘，仅从开口向下清理至墓壁处。平面近圆形，直壁。

墓室 砌筑于圆形墓圹内，平面八边形，穹窿顶。墓室底部为砖砌棺床。墓壁转角设立柱，上承普柏枋，枋上置斗拱，斗拱上砌一圈橡椽，再上为板瓦滴水，而后叠涩起顶。墓壁宽窄不一，东、南、西、北四壁为宽壁面，余四壁为窄壁面。窄壁只于柱头设柱头斗拱，宽壁则增设补间斗拱1朵，墓室内共计斗拱12朵。棋眼饰花卉。

砖雕壁画

整个墓室满饰砖雕壁画，依墓门始，按顺时针方向将各壁面依次介绍如下（图三）。

西壁 即前壁，正中开墓门。墓门两侧各绘人物1身。南侧人物为女性，头梳高发髻，戴耳饰，内着红领内衬，外着对襟长袍，左小臂挂挂一绳索状物件。脸部前方墨书题记“口是小姑”。北侧人物为男性，头戴黑色幞头，着青色圆领长袍，腰束黑带，双手捧梅瓶。从壁面情况看，该驱人物头部前方原也有墨书题记，后被涂抹。

西北壁 阙额下为砖雕彩绘壁面，分为上、中、下三栏。

上栏 “贺义姑”图。左侧山脚下站立一妇人，右臂抱一婴儿，左手携一小儿。妇人对面一人骑马疾驰而来，马右后方跟一奴仆。画面正中墨书“贺义姑”。此栏内容实为鲁义姑“去子全侄”的故事，“贺义姑”为“鲁义姑”传讹。

中栏 直椽窗。

下栏 “最惜”图。下方砖雕一狗一猫，上方彩绘人物2身，左侧女子左臂抱一婴儿，身后为一髻发男子，双手前举，欲抱向伏卧于女子肩头的婴儿。男子头后墨书“最惜”。此幅图描绘的是日常生活场景，整个画面惟妙惟肖，浓厚的生活气息里满满的母慈父爱。

北壁 阙额下为格扇门。上部迎风板砖雕彩绘4幅孝子图，下部格扇门中门敞开，内堂前站立一女性。

上部 孝子图4幅，从左往右依次为：“圆觉”图，左侧一老翁坐于树下，右侧青年双手抬一四足座具站立，青年头部前墨书“圆觉”；“曹娥哭碑”图，左侧雕江浪，浪头为一驮碑巨龟，右侧一女子身着孝服站立于堤岸上，壁面墨书“曹娥哭碑”；“韩伯偷”图，左侧一妇人坐于高圆凳上，左手前指，右手握一棍棒，右侧恭身站立一青年男子，头部前墨书“韩伯偷”，此幅图雕绘的是韩伯偷“行孝泣杖”的故事，“韩伯偷”乃“韩伯俞”之误；“孟宗哭竹”图，正中端坐一青年男子，身体两侧雕竹枝，壁面墨书“孟宗哭竹”。

下部 格扇门。左右对称置四抹头隔扇1面，中门敞开，可视内堂。堂前雕1身站立女性，头右上方幔帐的束带上墨书“称称”。

东北壁 阙额下为砖雕彩绘壁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彩绘“演武图”，下栏为“启门图”。

上栏 “演武图”。共绘人物4身。左侧二人及最右侧一人皆髻发，饰项圈，着紧身窄袖衣裤，腰束飘带，做腾跃状。最右侧人物双手持举伞盖，伞盖下绘一身着红裙右手持扇的人物。左侧第一人右手持提一卷兵器，左侧第二人左手持一棹刀。画面上方墨书题记“随刀”“细弹”四字。“随刀”即“棹刀”，是宋金时期常用兵器，“细弹”可能指的是左侧第一人手中所持卷曲绳鞭类兵器。

下栏 “启门图”。设门柱、门楣、门墩石、台阶。长方形门框，砖雕方门簪2朵，门框内置板门一对，门扉前站立1女性，头部左侧墨书“小香”。

东壁 即正壁，砖雕彩绘格扇门。上部迎风板处置竹窗，下部格扇门中门大开，露出内堂，堂内雕墓主像3尊。

上部 挂竹帘，以砖雕云头钩挂卷起。

下部 格扇门。左右对称各雕四抹头隔扇1面，中门敞开，可视内堂，堂内雕墓主半身像3尊，一男二女。男性墓主居中，戴黑色软帽，着圆领黑袍，双手拢于袖中微拱于胸前。左侧女性墓主饰发髻，着白色软巾帽，内着红色内衬，胸前结带，外着青色对襟长袍，双手拢于袖中微拱于胸前。右侧女



图二 门楼

性墓主姿态同左侧，唯区别于头戴红色软巾帽。

东南壁 阙额下为砖雕彩绘壁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彩绘王武子妻“割股疗亲”孝子图，下栏为“启门图”。

上栏 “王武子合骨”图。左侧绘一坐于高凳上的老妇，右手挂握一根黑色拐杖，老妇身后跟一随从侍女，右手半举一黄色芭蕉叶扇。老妇头部前空白处墨书“张新妇谓婆婆婆病／孝顺各骨”。右侧绘一女子面向老妇坐于地上，赤裸右腿，左手持一刀具做切割状，头部上方墨书“王武子合骨”。此幅图绘制的是王武子妻“割股疗亲”的故事，“各骨”“合骨”实为“割股”之误。

下栏 “启门图”。长方形门框，设有立柱、门楣、门墩石，台阶。门框内置板门一对，门扉前站立一掩面哭泣的男性，头部处墨书“见是喜僧”。“见是喜僧”是“这是喜僧”的异书，意指此人作为“喜僧”。

南壁 阙额下为格扇门。上部迎风板砖雕彩绘4幅孝子图，下部格扇门中门敞开，内堂前雕一站立女性。

上部 孝子图4幅，从左往右依次为：“郭巨埋子”图，左侧一妇人环抱婴儿，右侧一男子持铁甬做挖掘状，妇人头左侧壁面墨书“郭巨埋子”，此幅图雕绘的是郭巨“埋儿孝亲”的故事；“王祥卧冰”图，下部一裸身男子席地而卧，手中抓着鲤鱼一尾，头部分下方水中雕三尾鲤鱼上方壁面墨书“王祥卧冰”，此幅图雕绘的是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江师”图，左侧雕一坐于高凳上老妇人，右侧一男一女，女性双手捧一黄色物件，男子左手持杯举于胸前，壁面墨书“江师”，此幅图雕绘的是姜诗“涌泉跃鲤”的故事，“江师”为“姜诗”之误；“王褒听雷”图，下方为黄土堆砌的坟丘，坟后一男子掩面而泣，头部左侧墨书“王褒听雷”，此幅图雕绘的是王褒“闻雷泣墓”的故事，“王褒听雷”应是“王褒听雷”的异书。

下部 格扇门。左右对称各雕四抹头隔扇1面，中门敞开，露出内堂，堂前雕一站立女性，头后墨书“新妇乔阿玉”。

西南壁 砖雕彩绘隔扇窗。阙额下为四抹头隔扇窗。腰板花心做壶门状小龕，龕内墨绘人物头像，戴硬毡帽，着圆领衫，国字脸，唇边及颌下饰三络短髯。

随葬器物

随葬器物以瓷器和陶器为主，其中瓷器有瓷碗、瓷盘，陶器有陶碗、陶钵、陶壶。另有铁牛1件，铜簪1件，铜钱3枚。

初步认识

乔受墓的仿木结构砖雕以及墓室内布局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门楼、墓门、墓壁、门窗等近同真实木构。墓室内以“启门图”“格扇门”象征内堂、侧室的布局同样具有写实意义，门前、堂前站立的人物皆有题名，应为墓主家人，有北壁的“称称”，东北壁的“小香”，东南壁的“喜僧”、南壁的“乔阿玉”。该墓的“启门图”不仅仅是简单的装饰符号，而是有明确的指向性。

该墓壁面装饰的“孝子图”是当时民间流传的珍贵版本，虽部分内容未被收录在成书于元代的郭居敬辑录的《二十四孝》中，但这正说明儒家孝道思想影响的广泛性，不同的地域会流传不同版本的故事，都旨在宣扬孝道文化。

该墓不仅为研究建筑史增添了新的重要资料，而且对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家庭观念、丧葬习俗乃至农业经济模式等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执笔：王晋军）



图一 墓葬航拍



图三 墓壁展开正射影像图